

海南志

珠崖，海南最早的名字

■ 本报记者 陈耿

一直到今天，人们仍喜欢用“琼州”或“琼崖”来指代海南岛，但它们都还不是其最早的别称。“珠崖”，是海南岛最早的官方名称，至今已有2130年。

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在海南岛上设置珠崖、儋耳二郡，“珠崖郡”和“儋耳郡”因此成了本岛历史上有据可考的最早的行政区划名称。儋耳郡仅存在28年便并入珠崖郡，珠崖郡也在建立64年之后被朝廷废黜。

《汉书》对当时海南岛的政区、面积和人口信息的介绍，沿用了春秋笔法：“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崖郡，皆在南海中洲居，广袤可千里，合十六县，户二万三千余。”

因崖岸边盛产珍珠而得名？

据《史记》和《汉书》等正史记载，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夏四月，南越国丞相吕嘉造反，杀了南越王赵兴和太后以及汉朝使者，拥立赵建德为王，并主动发兵歼灭了汉将韩千秋的军队。这年秋天，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和楼船将军杨仆，率兵10万人南下，翌年冬击溃吕嘉和赵建德的势力，南越国灭亡。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在南越地区分置9郡——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其中珠崖郡和儋耳郡在海南岛，珠崖下辖11个县，儋耳统辖5个县。

尽管《汉书》记载，珠崖、儋耳设立之初，下辖了16个县，但并未记载具体县名。海南师范大学教授李勃查阅

大量史料后，考究出其中的14个县名，分别是潭都（“潭”音“审”）、山南、玳瑁、珠崖、紫贝、苟中、儋耳、至来、九龙、临振、乐罗、颜卢、永丰和顺潮。

“珠崖”何义？《汉书》援引了东汉学者应劭的解释：“二郡在大海中，崖岸之边出真珠，故曰‘珠崖’……”“真珠”便是珍珠，“珠崖”得名是因为海边崖岸出产珍珠的缘故。

美国汉学家爱德华·谢弗（Edward Hetszel Schafer, 1913—1991，一译“薛爱华”）1970年出版了一部海南古代史著作——Shore of Pearls，直译过来就是《珍珠海岸》，即《珠崖》。光从书名看，他对“珠崖”的理解应是源自应劭的阐释。谢弗还发现中国古人喜欢随意使用“朱崖”与“珠崖”，但他认为“朱”代表“朱雀”（南方），泛指岭南（包括海南岛），“朱崖”是指岭南的边缘。

谢弗没有来过海南岛，但他应该查阅了大量有关琼州的史书和方志。他甚至对本岛方言也有所涉猎，书中对海南岛地名的记音，基本上是按海南话的读音标识的。

谢弗对“珠崖”含义的理解并非一家之谈。无独有偶，我国已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对秦代及先秦时期的海南岛，皆标识为“朱崖洲”。

贾捐之谏言汉弃珠崖

设立珠崖、儋耳后，汉朝对海南岛进行了怎样的开发，史书没有具体的记载，但其掠夺性行为是可以找到佐证的。如《淮南子》里有题为《珠崖二

义》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官府对珍珠的监管十分严格，老百姓私自携带珍珠出岛是要被杀头的。

除了对珍珠的攫取，汉代官府对海南人民的残酷剥削更激起了百姓的愤怒。譬如，珠崖太守孙幸就因不顾实际，限时限量征调“广幅布”（可能是黎锦的一种）而激怒民众，最终被攻破郡城，孙幸被杀。

《汉书》称，从公元前110年到公元前86年的24年间，海南岛发生了6次叛乱，于是在4年后废黜儋耳郡，并入珠崖郡；公元前59年，珠崖3个县再次反叛；7年后的甘露元年，又有9个县造反，朝廷发兵镇压后才得到平定；及至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珠崖又反，朝廷再次镇压，不料反叛的县更多了，连续几年都没有平复下来。

文学家贾谊的曾孙贾捐之谏言放弃珠崖郡，两年后的公元前46年，经过朝臣的一番激烈争辩之后，汉元帝刘爽最终接受他的建议。

“珠崖”多次再现

“汉弃珠崖”之后，海南岛的归属问题一直是海南历史的一大悬案。有学者曾认为，汉元帝罢珠崖郡之后，海南岛的行政处于真空状态，未设行政机构；“珠崖郡”得以恢复设置，是在隋大业六年（610年），此时距“汉弃珠崖”已有656年，同年又从珠崖郡中分出儋耳和临振二郡。

李勃教授认为，珠崖郡被撤销之后，在西汉时期归合浦郡管辖，岛上设“朱卢县”；东汉时期，伏波将军马援曾

到海南岛重建地方政权，建武十九年（43年），“朱卢县”被改称“朱崖县”。

“（赤乌五年）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三国志》）

李勃还根据《三国志》中孙权于赤乌五年（242年），派遣聂友、陆凯讨伐珠崖、儋耳的记载，推断出在征讨之前，珠崖和儋耳二郡已经被恢复设置，因为《三国志》还提到，建安十六年（211年）时，“岭南始服于孙权”，海南岛应是从那时开始归孙吴统治。当时的珠崖郡下辖徐闻、朱卢和珠官三县，不过郡治不在海南岛，而是设在徐闻。

按李勃的查考论证，三国之后，“珠崖郡”时废时立，南朝的宋、梁、陈三朝，海南岛上都曾设有“珠崖郡”。如《宋书》就明确记载：“（元嘉）八年春正月庚寅，于交州复立珠崖郡。”最晚在431年，海南岛上就恢复了珠崖郡。

唐朝（618—907）天宝初年（742年），崖州（今海口）一度更名为“珠崖郡”，琼州则改为“琼山郡”，但为期不长，乾元初年（758年）又恢复原名。

谢弗的《珠崖》考证到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十一月，朝廷变更儋州为昌化军、万安州为万安军、崖州（今三亚）为朱崖军时，不禁慨叹原本富有美好意蕴的“珠崖”——“珍珠海岸”，又被移花接木了；进入南宋后，行政机构名称中，几乎不再出现“珠崖”或“西汉”。

至于西汉珠崖郡治的遗址，除了海口官方已然认定的遵谭镇，海南学术界还有人认为是在龙塘镇或旧州镇。



《辋川图》是唐代王维所作的单幅壁画，原作已无存，现只有历代临摹本存世。

《辋川图》主画面亭台楼榭掩映于群山绿水之中，古朴端庄。别墅外，山下云水流驶，偶有舟楫过往。《辋川图》里的人物，弈棋饮酒。投壶流觞。一个个的都是儒冠羽衣，意态萧然。

《辋川图》开启了后人诗画并重的先河。王维在创作《辋川图》的同时，又动用了诗歌、音乐、绘画等艺术手段，与道友裴迪在这水绕山环风景如画的辋川别墅“弹琴赋诗”“啸咏终日”。两人二唱一合，为辋川二十景各写了一首五言绝句，共四十首集成了《辋川集》。

《辋川图》在韩国获得了极高的赞誉，并对韩国古代的文人山水画和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评价中国文人山水画时，韩国文人往往以《辋川图》作为最高的境界或标准。

笔砚清玩

孔子收费一束脩

■ 吴建

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孔子一辈子东奔西跑，政治幻想彻底破灭之后，便神情黯然地回到故乡办私塾，招收弟子讲学。泗水、洙水是两条古河，淙淙流水环城而过，孔子创办的私塾就坐落在曲阜的松荫柏影之间。

在孔子门下，有“弟子盖三千者，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他的学生就出身而论，有贵族，有士、农、工、商，也有十分低贱的贫寒之人。颜回“贫居陋巷，箪食瓢饮”，是个穷苦人；子路先后做过两家贵族的家臣（宰）；子贡则在曹、鲁之间做生意，而且富至千金，还当过鲁、卫的行政官员。

办学收费，上学缴费，天经地义。况且，私家办学，也得有银子才能得以维持。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悔焉。”束是十，数量词，脩是肉干，束脩就是将十条干肉绑一起当学费的意思。我们无从知晓一条肉干是多重，但十条肉干在当时小农经济时代一般人家应该都拿得起的。孔子的这句话意思是说：“只要人家能送我十条肉干儿做见面礼，我不会拒绝收留他做学生的。”朱熹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说：“古者相见，必执贄以为礼。束脩，其至薄者。”后来，就把学生送给老师的学费叫作“束脩”。当时官办的学堂收费昂贵，只有官宦人家和富人子弟才能上得起学。孔子只收十条干肉作为入学礼，这对于那些贫寒人家来说，的确是个好机会。因而，不仅像子贡这样的富豪、孟懿子等子弟可以来拜师学习，就连“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的特困生颜回，也得以顺利入学深造。

微薄的束脩维持了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的教育生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和学而不厌、诲不倦支撑了他的教育和道德实践。正是这种曲线和迂回，才成就了孔子圣人和教育家的盛名。

史话春秋

胸怀仁心的苏东坡

■ 莫砺锋



国画中的苏东坡。

无论指政府的职能还是大学的学科，公共卫生这个名称都是产生于现代。但是其主要内涵，比如对传染病的预防和医治，对日常医疗卫生的管理等，都是古已有之。儒家本以百姓日用人伦为主要关注对象，公共卫生既然与百姓福祉直接相关，当然不能掉以轻心。儒倡仁心，医重仁术，公共卫生便是仁心、仁术的结合点。一生服膺儒学且重视医学的苏东坡便是如此，他对公共卫生的重视堪称中国历史上的范例。

苏东坡一生勤政爱民，凡是与百姓福祉有关的事情，他都会全力以赴。东坡关心民瘼的行为，往往带有公共卫生的意味。比如他任徐州知州时曾上书请求拨出专款，来雇用专门医治囚犯的医生，让狱中的病人也能得到救治。又如东坡贬至惠州后，知州詹范组织人力掩埋暴露野外的枯骨，造为义冢，东坡不但襄助其事，而且亲撰祭文，来祭奠那些孤苦无依的孤魂野鬼，此举除了尊重生命以外，其实也有阻止疫病流行的作用。他还写信给广州知州王古，建议在广州设立病院以防防疫疫。不久东坡再贬儋州，又写信给朋友程天侔索求药物，以救济当地百姓。他还将地七亩，东坡还下令每年从地方税收中拨出一些经费来维持病坊的日常运营，从此安乐坊就成了杭州的常设性官办医院。后来这所病坊搬迁到西湖边上，改名为“安济坊”，直到东坡去世时还在正常地运营。“安乐坊”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面向公众的官办医院，它的创始人就是胸怀仁心仁术的东坡。

与一切百姓福祉一样，公共卫生也是一项繁复困难的综合工程，往往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主事者稍有不慎，便会惹来责难甚至祸殃，那些心胸狭隘、患得患失的人是无法胜任的。东坡在地方官任上曾多次为民请命从而得罪朝中的权要，但他始终无怨无悔。更加可贵的是，在东坡身为流人遭到贬谪时，他已经处于自顾不暇的窘境，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朝中政敌的疑忌，却依然毫不迟疑地为当地百姓的福祉尽心尽力。南宋人费衮历数东坡在惠州参与的各项公共事务后赞扬说：“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为恩怨。而坡奋然行之不疑，其勇于为义如此！”谪居尚尔，则立朝之际，其可以死生祸福动之哉！”的确，东坡对儒家仁爱精神的贯彻发扬，真可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仁者必勇，真正服膺仁爱思想的人必然会奋不顾身地付诸实践，东坡就是以此种精神从事当时的公共卫生，他堪称中国古代公共卫生事业的伟大先驱者。

1089年，东坡赴杭州担任知州。他刚到任便面临着先涝后旱的严重天灾，粮食歉收，米价飞涨。东坡千方百计地筹措救灾，单是向朝廷所上的相关奏本即多达七道。东坡还与邻近各州的官员们商议对策，讨论救灾的书信往来不绝。由于东坡指挥有方，虽然这次天灾极其严重，但杭州百姓最终得以平安

读史侧翼

谁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

■ 王凯

说起中国营造学社，人们首先想到的大都是梁思成和林徽因，这对夫妻让营造学社声名鹊起，也让人记住了它的名字。营造学社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古建筑研究和保护机构，今天也许很多人还不知道，其创始人并非梁思成夫妇，而是曾任北洋政府高官的朱启铃老先生。

朱启铃北洋政府时期担任过交通和内务总长，为人做事极为开明，对中国古代建筑也很感兴趣。他任内务总长期间，北京正阳门箭楼和正阳门之间被瓮城封闭，而箭楼外即是京奉、京汉两条铁路的终点，交通十分拥堵。朱启铃提出拆去瓮城、保留箭楼的改建方案并组织实施，既疏浚了交通又保护了国家文物，此举屡获后人好评，被誉为教科书级的城改案例。

朱启铃退出政坛后投身实业，颇有余财，于是便生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想法。朱在北京为官多年，对古都的宫殿、苑囿、衙署、街道等十分熟悉，他经常与了解老北京掌故的老人聊天，和老工匠交往，从他们那里知道了许多北京城的发展源流及匠人世代口授的操作秘诀。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材料，都为士大夫所不屑一顾，但朱启铃却认为这恰恰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必需的东西。

1919年，朱启铃在南京江南图书馆偶然发现北宋李诫的《营造法式》，如获至宝，于是委托知名藏书刻书家陶湘泽校付梓。“营造”一词如今已很少使用，其实就是营建、制造的意思，陶版《营造法式》出版后，朱启铃随即成立了一家私人古建筑研究机构，因“营造”一词而命名为营造学社。1929年春，朱启铃在北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办了一次展览，将其一生所集之古建筑资料、书籍、模型公之于众，引起了社会各界注意。朱启铃好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周诒春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是负责保管、分配、使用美国庚子赔款的民间机构，周诒春建议朱启铃向基金会申请一笔研究基金，以扩大营造学社的规模。后来申请成功，朱启铃为了有别于他自己出资成立的营造学社，遂将其更名为中国营造学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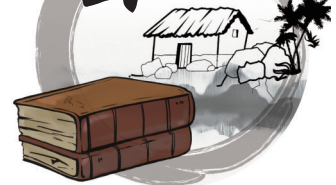
1930年2月，中国营造学社在北平宝珠珠胡同7号朱启铃私宅成立，朱启铃担任社长。学社期初人员很少，陈设也非常简单，只有几张桌椅和书架，对外也没有挂牌。后来人马多了，才从朱宅搬到中央公园，朱启铃在那里找了几间旧朝房办公。根据周诒春建议，朱启铃延聘梁思成和刘敦桢到学社工作，分别担任法式部和文献部主任。梁思成是梁启超先生公子，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贯中西；刘敦桢留日出身，回国后先后在苏州工专和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在梁、刘引导下，单士元、莫宗江、陈明达、邵力工、刘致平等一批青年才俊先后加入，为学社注入了新鲜血液，这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后来都成为海内知名的文物和古建筑专家。

梁思成、刘敦桢等人属于学社职员，他们从事专职研究，从学社领取薪水；除了这些职员外，营造学社还有一大批社员，这些人中有给学社提供支持的财界政界人士，如周诒春、朱家骅、杭立武等；有学术文化名流，如叶公超、马衡、陈垣等；另外还有建筑界人士、营造厂商和一些外籍学者，都是当时的各界翘楚。在这里有一个细节需要厘清，那就是梁思成夫人林徽因一直未在营造学社担任实际职务，从始至终都是以社员的身份为学社工作。

营造学社从1930年成立到1945年结束，前后一共15年。在这十几年里，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这些留洋出身的年轻人坐驴车、住车马店，奔波于荒山野岭，先后调查了2783处古建筑，测绘重要古建筑群206组，完成了中国主要古建筑典籍的整理、校对和出版，基本厘清了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源流。抗战爆发后，梁思成夫妇又与学社同仁在炮火中辗转西南大后方，最终落脚宜宾小镇李庄。战事结束时，营造学社只剩下梁思成、林徽因、刘致平、莫宗江、王世襄和罗哲文几个人，经费来源也山穷水尽。教育部建议他们与中研院史语所或者中央博物馆合并，考虑到战后国家重建一定急需大批建筑人才，梁思成决定移师北上办学，后来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主要班底就是当年的营造学社。

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铃是个有气节的人，抗战爆发后他因年老体弱留在北平，但始终顶住日本人威胁利诱，坚决不就伪职。1949年后，周恩来派人将朱启铃（当时在上海女儿家）接回北京居住；1961年朱启铃90岁寿辰时，周恩来专门送上花篮，并在政协小礼堂设宴为其祝寿，他的门生弟子梁思成、刘敦桢等也纷纷为其撰文祝贺。

文史荟萃



投稿邮箱 hnrbyfb@sina.com